



安全事故频发 园区招致民意反弹

■ 本报记者 江金骥

深圳恒泰裕园区发生山体滑坡事故后，各地对包括园区在内的安全生产，再次重视起来。

12月31日下午，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到省安监局检查、部署工作时，根据《湖北日报》刊发记者暗访文章，直截了当谈问题：十堰工业新区灰坝渣土场最大填埋深度31米，台阶边坡偏陡却无安全警示标识，一出事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出了事故谁负责？

十堰工业新区因安全隐患被省委书记“点名”并非偶然，其所体现的园区安全隐患也不是个别现象。这一点，从深圳恒泰裕园区被埋、“8·12”天津塘沽大爆炸以及昆山“8.2”粉尘爆炸等连续发生的灾难中能看出，工业园区的安全让人担忧。

工业区和居民区越走越近

随着城区住宅土地出让殆尽，越来越多的工业园、产业园、产业集中区在城市郊区拔地而起。

新开发的区块，往往规划有工业、住宅、商业等多种用途，换句话说，这些遍地开花的产业新城，与居民区比肩而居。从相关报道中获悉，在这些产业城中，全国不少石化企业、工业园，要么像吸盘一样，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居民区与其为邻；要么像楔子一样，插进了原本就已人头攒动的城市。

以北京为例，从10多年前开始，为了达到2008年奥运会举办的环境要求，减少污染，北京市开始鼓励城区内的企业往外搬迁，而新增的工业用地就大多分布在远郊区，四环内基本没有新增的工业用地出让。这使得北京的工业厂房、危化品存储，多数集中在五环外的通州、房山、大兴，如房山有燕山石化，通州有东方化工厂（已停产）等企业，此外还有密集分布的上百家产业园区、工业园区。

不仅仅是北京，南京金陵石化距最近居民区约200米；青岛丽东化工与最近居民区约600米；宁波镇海炼化，两万多人口的生活区就在二三百米外……

在早年，中国化工企业建设选址与城市居民区的距离其实是合理的。有媒体报道：过去几十年的实践来看，在没有规划环评之前，对卫生防护距离的规定就已经相当严格，比如必须包括一个5到10公里的隔离带。

现实的问题是，很多化工厂当初选址时，周边还是一片荒地，可伴随着城市化发展，居民区很快就“贴上来”了。比如20年前，从北京市区去位于通州的东方化工厂，路上时间需要两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40分钟，并且这个化工厂已经紧邻这北京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用地了。

不仅是北京，上海金山石化建厂之初也设置了绿化带，但随着金山新区的延伸，城市化把绿化带吞噬，金山石化厂区距离生活区的距离只有50—100米了。

工业园=危险？

居民与项目“混居”，现在的话叫“产城融合”，这种融合是为了达到就业、居住、生活的和谐统一，但新开发区内大批制造业、仓储物流业、住宅小区紧密混合的现状，越来越引发安全担忧。

比如深圳的这次泥石流灾害，不仅使三座工业园被毁，园区里还有许多居民楼也被掩埋。而天津塘沽爆炸案，园区居民遭受的损失就更重了。

天津塘沽爆炸案的起因，是由于瑞

海公司非法运营“危险化学品工业品”（危化品）引发的，属于“特例”。由此，有人说，工业用地并不等于危险化工用地，工业园、产业园更不等于“危化企业集中地”。

上述说法有一定道理，只要有监管部门的统筹，有项目可行性研究、建筑设计规划、环评、安评、运营中的查验等多重手段，应该说居民的安全是有保证的。这一点，在国外有更多的体现。

据《南方周末》报道：美国的埃克森美孚炼化一体化工厂与居民区距离只有1.2公里；在新加坡，裕廊石化工业园与附近居民区的距离也才0.9公里；在德国，世界上最大化工企业的生产基地巴斯夫化学距离居民区只有20米。

社区与工厂这么近的距离，居民当然也很担心工厂的安全性。而巴斯夫公司，不定期地组织每个社区居民来化工厂参观，每隔一段时间举行一次社区咨询会议。比如，如果某个化工装置的声音过大，工厂员工会在收集到居民的反馈后，及时了解情况，并做一些方案。另外，有些居民的建议，也可以成为企业相关安全设施的标准之一。

不仅是在德国，以前日本的化工安全事故也很多，但后来政府出台法规，规定企业与周边的居民必须签订协议，告知居民存在的安全风险，并配合社区做好安全宣传和教育。

“二选一”的难题

工业园与居民区挨得近，并不是中国的独特发明，但出事的多是中国的园区或企业。对此，安全专家的解释是：问题出在管理上。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对近年来重大石化事故的调查报告中，经常出现

如下字眼：“生产管理制度不健全、违规承揽业务、原油接卸过程中安全管理存在漏洞、指挥协调不力、管理混乱、信息不畅、施工安全管理缺失……”

比如十堰工业新区，对安全隐患熟视无睹，正如李鸿忠所言：一旦出事就是人命关天！

对园区的安全管理，“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是导致事故频发的魔咒，也是出给所有当事人，在工业园和居民区“二选一”的难题。

难题的解决，决心和智慧一个也不能少。以北京为例，无论是深圳园区被埋还是天津塘沽爆炸，事发后，北京市迅即开展各项安全检查，其中一项重点是，检查化工工业园和化工企业罐区的周边学校、医院、养老院、住宅小区和其他人员密集场所，要求凡是存在火灾、爆炸和有毒气体泄露风险的，要提请地方政府依法立即令其停产停业，并结合区内产业结构调整，采取转产、搬迁、关闭等措施。

拉网式检查，固然能提升人们的安全感，但如果仅仅是“应景”而不能形成制度，人们对隐患的担忧并不能得到彻底解除。尤其是一连串的事故，让很多普通居民心有余悸；尤其是对化工项目，所在地居民都会摆出一副“有我没他，有他没我”的架势。

“其实这本来不该是个问题，如果中国在园区规划和项目设计上能做到像德国、日本一样，强化安全监管和企业自律，就不会引发民意的强烈反弹。”清华同衡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彭剑波研究员表示，从规划上说，为了保障居民区的安全，类似仓储用地设施或生产设施，应和居民区保持足够的距离，尤其是涉及危险化学品时，和居民区之间需要有效缓冲和隔离措施如绿地等，而危险化学品的防护间距，不仅要考虑防火，还要考虑防爆。

【园区主任谈“十三五”】

开封市汴东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李杰：

汴东产业集聚区 勇担郑汴一体化东支点



李杰

■ 本报记者 江金骥

“十二五”以来，顺河区在开封市整个城区版图中的战略定位日益突出，尤其在行政区划调整后，将成为名副其实的“汴东新区”的重要符号，其中，汴东产业集聚区将作为郑汴一体化发展的东支点，那么这个“支点”如何做到坚强有力？“我们将结合区‘十三五’规划纲要，加大新型城镇化与中原经济区的协同建设，将汴东产业集聚区打造成为开封市谋建副中心城市的东部战略支点。”开封市汴东产业集聚区管委会主任李杰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这一点将成为汴东产业集聚区在“十三五”期间的重要功绩。

《中国企业报》：汴东产业集聚区兴建的时间不长，但是承载的使命很重要，请问园区现在的建设处在什么阶段？

李杰：汴东产业集聚区是全省180家产业集聚区之一。2011年底经省政府批准，原“开封市边村产业集聚区”更名为“开封市汴东产业集聚区”，规划面积由原来的7.67平方公里调整扩大到20平方公里。集聚区地处中原经济隆起带的东端，是中原崛起、郑汴一体化发展的东支点，而且，汴东产业集聚区作为开封市“一轴两极”发展规划中的一极，作为开封发展的四大板块之一及“两翼”之东翼，同样承载着开封复兴的历史重任，是开封经济发展的一大潜力，目前已经形成机械设备制造、电子和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加工、商贸物流等“四大主导产业”。

《中国企业报》：我们知道，汴东产业集聚区为顺河回族区所辖。作为一个民族地区，过去的顺河回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对今天园区经济的发展战略，能否形成一个良好的支撑？

李杰：顺河虽然是个民族地区，但在经济发展上不给自己设置过多的条条框框。“十二五”期间，顺河区坚持以“投资拉动”为主导，抓住承接产业转移的战略机遇，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逐渐形成了良好的工业发展态势。在这个过程中，依托仪表公司、空分集团、晋开集团、平煤开封碳素公司等企业的雄厚科研实力与强大的人才队伍等优势，在城区老工业的搬迁改造过程中，注重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融合，传统机械制造业正在加速抢占“工业4.0”与“互联网+”时代的制高点；在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园建设上，我们总投资17.5亿元的中原种子产业科技物流园、总投资80亿元的上海申华汽车文化博览园及华晨申华物流产业园项目、总投资80亿元的上亿商贸物流城等项目，为顺河区、为汴东产业集聚区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支撑力量。

《中国企业报》：您刚才说到，汴东产业集聚区将成为“中原经济区”的战略支点。如何理解这个支点？

李杰：这要结合顺河面临的发展机遇来理解。“十三五”期间，顺河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新机遇。一是宏观经济发展将呈现以“速度换挡、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二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为顺河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三是中原经济区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将上升为国家战略为顺河区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巨大的协作机会；四是开封市行政区划调整，为顺河区城市建设及自身重新定位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中国企业报》：您说的中原经济区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对汴东产业集聚区的带动作用毫无疑问，但“一带一路”的作用如何得以体现？

李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改变了中西部地区远离国际市场的不利区位，尤其是郑欧班列的开通运行，加快了河南融入国际市场的步伐，增强了发展的外向动力。我国传统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是由东到西依次递减，而“一带一路”则是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其产品和要素的流动由过去的单向流动演变为双向流动，双向交流机制有利于发掘中西部区域内市场的潜力，无形之中增强了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拉力。郑州已经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物流枢纽和贸易中心，顺河区以及汴东产业集聚区，作为郑汴一体化区域的东部战略支点，便于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重塑自身的发展动力。

《中国企业报》：有发展的战略机遇，如何在机遇中付诸行动？突破口在哪里？

李杰：我上面说到了“四大主导产业”，其中，以建设商贸物流枢纽、文化旅游名城核心区就是突破口。

（下转第十五版）